



古老梨园戏的现代启迪

■ 文 / 元味



夏末的京城，一出由京剧传统剧目《御碑亭》改编而成的梨园戏，格外引人注目，三个角儿、五幕戏，便演绎出看似简单却复杂微妙的人与情，演员们精彩的演出，打破了语言的障碍，赢得了京城观众阵阵掌声。

这出梨园戏《御碑亭》是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新创剧目，由“二度梅”获得者曾静萍导演并领衔主演、旅居新加坡的资深作曲家吴启仁作曲、梨园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天相担任技术指导，担任灯光设计的是法国国立奥德翁欧洲剧院前任艺术总监、法国著名导演乔治·拉沃达，编剧则是学新闻传播学却与梨园戏结缘的南京女孩张婧婧，仅仅因为在北京实习时看了梨园戏演出，就深深喜欢上了，后来每有梨园戏演出，她都会去观看。七年前，张婧婧专门到泉州去看梨园戏，这是她第一次到泉州，没想到，竟然就此留在了泉州的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成为古老梨园戏的年轻一员。

《御碑亭》讲一女子因缘际会与一陌生书生在御碑亭坐到天明、因夫婿怀疑而至夫妻情变的故事。戏分五幕，地点在戏中主角家中和御碑亭交替。男

主人王有道启程赴考，十年夫妻话别却分立舞台两侧，一个踌躇满志，一个欲言又止，他是她的全部，而他的世界是功名。他们如此亲近，却又难以接近。女主人孟月华清明扫墓，与书生柳春生同在御碑亭避雨，不得已，共候天明。两人空间距离的变化和变化的节奏，分明就是人物间的试探、忐忑、犹疑、好奇……虽未有对话却充满张力。因了不曾感受过的眼神与呵护的温度，柳春生与孟月华仿佛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王有道赴试归家，发现孟月华感怀所书诗句，不信两人一夜无事，孟月华反复解释无用，愤而抓住王有道的手在休书上按下手印，成为全剧两人惟一的一次肢体接触。王有道和柳春生同科中举，在御碑亭与孟月华偶遇，真相大白，三人内心各起波澜。一个团圆的结局似乎就在眼前，又似乎一切已经难以挽回……

全剧一共就三位演员，仅一幕三

人戏，有三幕是对子戏，还有一幕是独角戏。舞台上几乎空空如也，空间俨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何调度好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空间”，成了决定此剧高下的关键看点。在本剧中，贯穿始终的是创作者对“空的空间”的巧妙运用，加上灯光的精妙设计，呈现到观众眼中的“空间”，是人物内心的张力、情绪的交锋、情节的留白，甚至是缘起性空的“空”。

而且，因为“空”，加之剧情本身的简单，甚至抽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因此全剧的推进并不依赖情节冲突，而是以人物的心绪脉络为全剧节奏的主轴。每一幕的“始终”都别具看点，加上灯光的巧妙设计，使得每一幕演出都如音乐作品般有了情绪的起承转合，将空间揉进人物心绪中，又让人物内心的变化外化在舞台画面里，让观者得到美妙的通感。结尾处也一样，谢幕纳入作品的一部分，只要人物情绪还在戏中，就没有真正的落幕，实现了与观者内心节奏的合拍。

从三位人物来看，孟月华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其中最难演的恐怕不是避雨和夜思，而是奋力抓住王有道的手在休书上按下手印的“自休”。这里不仅是两人惟一一次肢体接触，也是全剧中人物情绪唯一的一次冲突爆发点，其他四幕其实都是隐而不发，充满了情绪的隐忍与克制。前三幕的隐忍都是为了这一幕的“发”，而最后一幕的隐忍则是交



给观众去各自咀嚼，继而酿成各自故事的结局。

这戏中，王有道是不是真要休妻无人可知，但什么促使孟月华做出“自休”如此决绝的举动，是刚烈的性格还是外在的诱惑？细观孟月华在剧中的三次关键表现都是异于常人的：面对即将分离的夫君，她的主要情绪并非依依不舍；面对久别归家的丈夫，她也没有十分欢喜；面对王有道开口挽留，她没有马上直接回应。显然，与其说孟月华是一个刚烈女子，不如说她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敏感且执着于完美的人，她无法忍受情感和名誉上的瑕疵，而这个所谓的瑕疵，既有王有道给与的，也有她自己的。似乎直到按下王有道手印的

那一刻，她的内心才得到某种解脱。

面对妻子孟月华“自休”的王有道，迥异于其扮演者林苍晓曾经演过的角色，似乎借鉴了一些其他行当的手法，完全跳出了这个人物很容易演成迂腐刻板书呆子形象的陷阱，非常精彩。

不同的人看了此剧或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读，有的看到的是精神出轨，有的可能会想到围城，有的或联想起信任……编剧曾自语其主题：珍惜！走着、走着就散了，要珍惜眼前人。但这些恐怕都不是根本。戏一开始，王有道与孟月华的情感关系就是不对等的，王有道是孟月华的全部，而孟月华只是王有道世界里的一部分，加之十年如一日的时光消磨，甚至只沦为了一个客观的





存在。赴试是全剧第一个悬念，一旦中试，对王有道自然是极为有利，而对孟月华来说，却可能让已经失衡的情感关系更加失衡，这也是夫妇离别时孟月华心头的忐忑。

因此，柳春生的出现就像是打破湖面平静的一粒石子，或返照出孟月华自身困境的一缕光亮。本质上，其并非孟月华情感转移的实际对象，而是后者内心困惑的一个答案和走出困境的一个出口。此时，御碑亭似乎从一座没有生命的构筑物转换成了“实实在在”的虚

拟物：心有所住是为碑，身有所羁是为亭。对于这出戏而言，重心显然是孟月华能不能跨出亭的问题，而不是在讨论柳春生要不要走进亭的问题，更不是探讨王有道是否能挽留住的问题。这个亭，或是所谓的道德藩篱，或是孟月华依然习惯的生活日常，或是每个人孜孜不倦为自己构筑的人生牢笼，或是男权社会下对女性地位和角色的限定。

所以，恐怕女性地位与独立性才是本剧隐含的主题。这是潜藏在“精神出轨”和“再回首”之下拨动人们心弦的

东西。整部戏看起来就是一部真正的寓言，它采用了极为简约和空灵的手法，把能舍去的统统舍去，让人物心绪的明暗起伏成为主角，让舞台充分留白给观众自省。对于这样一个很难找寻惟一答案、且是进行时的话题，作品以开放的结尾作为隐喻，然而最后三人背对观众渐渐远去的平行线，则足以表露出女性创作者的个人答案。

这出戏显然是属于不折不扣的现代题材作品。中国传统戏曲里有很多丈夫赴试引发故事的剧目，但从未有如此的视角，彼时的社会背景下也不可能。所以尽管主演曾静萍的其他几部代表作也都是以女性为主角，但从本质而言，此剧应为迥异于以往的体现女性思维和女性视角的现代戏剧作品。

不过孟月华能否真正跨出她的御碑亭，放在现代社会里，本身还有超越女性题材的拷问：面对一潭死水的当下，即便方向已明、光亮初现，而是否真正有勇气摆脱桎梏、踏平顾虑、身随心走？这个问题，恐怕愈是压力重重的都市人越能感同身受。也正是这种进一步的延展性，让演出即使落了幕，依然会有一些情绪缠绕在观者心头。说起来，类似探讨现代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大体上也是当代西方戏剧的主流切







入点。这既是传统戏剧剧场走向后戏剧剧场的一种折射，更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背景下人心变迁的投射。

不止是创作视角的现代性，梨园戏《御碑亭》的表演手法亦具有鲜明的现代戏剧特征。除了对空间的充分尊重和巧妙利用之外，以少见多亦是本剧一大特点。《御碑亭》表面上是夫妻俩的情感危机，而触发危机的仅仅是一个陌生人的眼神、一段没有交集的邂逅，其背

面却是暗流涌动的两性关系，表面是平淡无奇的生活日常，似乎直接将观众的日常生活搬上了台，却为看不见而又无处不在的无形力量所终结，这种巨大的反差也构成了作品的魅力。

有意思的是，这部标准的现代戏剧作品，从外观上看又完全是带着宋元遗响基因的古老梨园戏。三位演员自不必说，都是当今梨园戏最出类拔萃的顶尖艺术家，举手投足都在传统科范之内，

里面有著名的经典折子戏“大闷”，有南音名曲《共君断约》……更绝的是，它们融合其中如浑然天成。

李亦男曾指明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后戏剧剧场之间的共通之处。其很大共性就在于表现手法的虚拟性、对时空的灵活运用以及并非以剧本为唯一核心。而当下国内大量舞台戏剧作品却还在走以演绎剧本“讲故事”的老路，而戏曲界奉舞台剧为师，其作品编创在舞台戏剧后面亦步亦趋，渐渐迷失了自我。

梨园戏《御碑亭》作为原创作品，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将既有共通性又有明显差异性的现代戏剧与传统戏曲有机融合在一起，以现代为核、以传统为壳，传统与现代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实际上，如今的舞台上，无论冠以何种属性，以传统戏曲为形的现代戏剧并不少。以《御碑亭》来比喻，如果传统戏曲是“亭”，而引发现代人共鸣则是“孟月华”的追求。

有趣的是，作为一部新作，如今所见的“外壳”如此守旧，并非创作者刻意而为之，却是反复创排之后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这个预料之中却又意料之外的结果，倒也可以拿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古老的梨园戏，能得到包括铃木



忠志等一批戏剧大师的青睐。这部剧的创排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求证的过程，既印证了现代主流戏剧的客观规律，更彰显了像梨园戏这样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有价值。

这出戏从剧本到演出，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曾静萍既是主演，也是导演，这种方式跟这部作品一样，既是传统中国的——演员中心制，又是现代的——导演中心制。而后剧场戏剧尽管不再以演绎剧本为唯一核心，但剧本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视。剧作家的作品为演出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本剧的编剧与导演、主演一起形成紧密的整体，反复易稿十数稿，这或可为其他作品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发。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古老戏曲剧种，梨园戏长期以来在传承与发展之间彷徨。既然是遗产，说明已经失去了进一步生长的“土壤与空气”；但同时又说明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是有必要留传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么问题的难点始终都聚焦在：作为人文表演艺术，就不可能像历史文物一样静态保存，她需要不断有代际更迭的活态传承，而失去了“土壤与空气”的艺术又该如何传承？

从梨园戏剧团的做法来看，在积极



创作新剧目，比如这部完全现代内核的《御碑亭》的背后，有对主创人员每年完成传统剧目恢复整理和演出任务的严格规定。《御碑亭》舞台上看似天衣无缝的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背后，其实有着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发挥作用。经典的传统艺术很难再往前生长，那么就尽量将她们恢复好、保存好，她们仿佛是停留

在过去某一个时空里，等候着每一次演出时在舞台上美丽绽放。在《御碑亭》这样的新作里，看上去尽管只是外在的躯壳，但植入作品内核的更深处、融化在创作者血液中和意志里的，难道不是这个剧种的精髓和魂魄？

（文中图片由元味和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提供）

